



电影《滚动的钢蛋》审美符号标出性分析

徐立伟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运用符号学分析国产网络大电影《滚动的钢蛋》的审美特征是一种有效手段。《滚动的钢蛋》的情节叙事以及主人公的性格塑造采用了标出性审美符号。主人公的实诚, 所采用的标出性符号是“憨”, 这个符号联接了主情节和次情节, 增强了主人公形象的典型性; 主人公的勇敢, 所采用的标出性符号是“钢蛋”这个名字, 这个符号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增加了影片的戏剧性; 主人公的机智, 所采用的标出性符号是“透”, 这个符号使故事冲突保持连续性, 增强了影片情节冲突的完成度; 主人公的幽默, 所采用的标出性符号是“有病”, 这个符号强化了主人公的个人表演, 提升了题材表现力, 展现了影片的喜剧性。《滚动的钢蛋》标出性审美符号的研究实践, 将为当下国产电影的文本分析和作品解读提供新视角。

关键词: 《滚动的钢蛋》; 符号; 叙事; 标出性

中图分类号: J9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0)06-0245-06

On markedness of aesthetic symbols of *Rolling Steel Egg*

XU Liwei

(Shi Liangca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semiotics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analyze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online blockbuster *Rolling Steel Egg*. The plot narration of the film *Rolling Steel Egg* and the character shaping of the protagonist adopt marked aesthetic symbols. The protagonist's sincerity is marked by "naivety", which connects the main plot with the sub-plot and enhances the typicality of the protagonist's image. The protagonist's bravery is marked by the name of "steel egg". This symbol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and increases the sense of drama of the film. The wit of the protagonist is marked by "penetration". This symbol keeps the story conflict continuous and enhances the completion of the film's plot conflict. The protagonist's humor is marked by illness. This symbol strengthens the protagonist's performance, enhances the theme expressiveness, and shows the comedy of the film. The research practice of the marked aesthetic symbols in *Rolling Steel Egg* will also provide a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e text analysis and works interpretation of current domestic films.

Key words: *Rolling Steel Eggs*; semiotics; narratology; markedness

《滚动的钢蛋》是2019年2月上线的一部网络大电影, 影片的叙事结构分为一个主情节, 两个次情节。次情节是为主情节服务的, 具有陪衬对比作

用^[1]。《滚动的钢蛋》中, 主情节是钢蛋受村长之托去城里取村里小学的建设款, 两条次情节分别是“杀手陆林偶遇劫匪丢枪又寻枪的故事”以及“劫匪绑架皮

收稿日期: 2019-10-05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1-17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Y201840125); 部校共建新闻学院科研项目(2019KY12); 浙江理工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JGZD201908); 浙江理工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发展研究所专项课题(FYS1901)

作者简介: 徐立伟(1983—), 男, 辽宁葫芦岛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批评方面的研究。

包店老板意外抢得钢蛋建设款最终被抓捕的故事”。影片的主人公钢蛋是一个憨厚但并不愚蠢的农村青年,他进城取钱却意外卷入两个事件之中。钢蛋凭借自身的实诚、勇敢和智慧,与劫匪周旋,最终使钱款失而复得,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爱情。

《滚动的钢蛋》情节设置巧妙,没有冗余拖沓,人物形象突出,是网络大电影中的优秀作品。除了具备优秀网络大电影的基本特征以外,《滚动的钢蛋》对于主人公钢蛋的性格特征设计也富于创意。因为钢蛋这个人物外表憨厚、内心精明,其形象与性格的组成具有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体现于整部影片之中,有效地实现了《滚动的钢蛋》审美符号叙事效果体现了标出性特征。标出性是符号学的一个重要术语,它是相对于非标出性而言的。艺术作品的审美分类包含两种美学特质:一种是正项美感,一种是异项美感。正项美感主要体现文化的稳定性,也就是非标出性的文化美感,这种美感激发的艺术为正项艺术。正项美感是人们位于文化正常状态中所感到的愉悦,它与“真”、“善”等概念相联系^[2],是静态的艺术符号学定义。异项美感与正项美感相反,它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使人们产生新奇或困惑的感觉^[3]。异项美感与社会公认之美相反或相异,它激发和产生异项艺术。异项艺术主要关注文化中的标出性,比如韩国电影中的一反淑女常态的“野蛮女友”^[4]、《亮剑》中不按常理出牌的李云龙和《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中冷漠无情的皮条客王耀。由此可以看出,异项艺术可通过打破文化稳定性的方式来凸显标出性。

关于标出性研究的理论成果,最有代表性的是赵毅衡教授有关符号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他认为“标出性普遍存在,而且处于文化的动力性演变过程之中”^[5]。文化的标出性为文艺作品的审美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运用标出性理论对文艺作品进行研究的成果在近年陆续出现。比如,黄文虎^[6]从“传统农业社会伦理制度”和“市场大潮”中探索传统师徒情谊与匠人情怀的标出性特征,分析了当代文化语境下传统社会“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随着社会历史变化而发生变化后所体现出的悲剧情怀。张洪友^[7]分析了战争神话的角色“标出性功能”,并借此解读电影中的战争动因:我族中心主义者将“我们”之中的异项转变为异类,将“他们”变成“它们”,从而建构对其征讨、杀戮的合理性;这项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读了好莱坞战争神话的叙事策略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标出性既可以彰显

某种文化意义,又能够突出某些作品主题,在当代文艺作品审美体验生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标出性作为一种具有重要功能性的审美表现手段,在影片《滚动的钢蛋》中产生的审美作用同样重要。《滚动的钢蛋》的标出性表现方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标出性特征的选取。钢蛋的形象与传统审美文化大相异趣,其人物形象所表现的符号特征很多都是异项性质的,也就是审美文化的负面指标。但正是这种异项特征的“动力性演变”,使钢蛋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展现出了自身的优秀品质,推动了叙事的发展。可以说,《滚动的钢蛋》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审美符号标出性及其“动力性演变”最大化地发挥了人物性格的张力,推动了故事冲突的戏剧表现力。本文运用标出性理论,侧重分析钢蛋的审美符号标出性特征。

一、标出性特征:憨

关于钢蛋的实诚,影片从侧面到正面都有交代。侧面交代有两处,一是影片刚开始时,村长邀请同村的包工头杨刚回村参加捐赠仪式,但杨刚有事不能回,村长准备派人去拿钱。在这个情节中,村长同村民商量,选一人进城拿钱,之前村民提议了几个人都被村长否决了,后来有人提到了让钢蛋去。有位老人反对说,钢蛋太憨。而事实上,之前提名进城拿钱的几个人,都有些问题,有的太老,有的“心眼太多”,太能花钱,有的正在出工干活。而村长同意钢蛋进城,是对钢蛋的肯定,并且村长认为派钢蛋拿钱没有问题。钢蛋的脑子并不傻,他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二是在钢蛋在城里拿到钱时,杨刚提醒钢蛋,不要多管闲事,说钢蛋太实诚,这里面含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钢蛋是热心肠,可能会管闲事。这两处较为明显的侧面刻画,已经把钢蛋实诚的形象勾勒出来了。关于正面交代,在公交车上,钢蛋吓跑了劫匪和杀手之后,与车上的乘客聊天,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进城的目的告诉了车上那些素不相识的乘客,这是他实诚的直观表现。

钢蛋实诚的性格特征与情节发展紧密相关。影片中,假警察路林、劫匪胖辉和大猴一伙人、钢蛋,曾共同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公车上,第二次是在胖辉家中。整部电影的情节发展就是从这些角色第一次共同出现向第二次共同出现的推进。正是钢蛋的实诚性格,使他在车上毫不避讳地讲出了自己进城的来由,从而留下了线索,被卷入两起事件之中。随后,故事情节开始逐渐向所有角色第二次共同出现

发展。所以,影片对钢蛋实诚性格的描绘,不光交代了主人公的重要性格特征,还对情节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因为正是钢蛋实诚的性格特征,使主情节与次情节自然地联系了起来,三条叙事线合而为一。

影片中表现钢蛋实诚性格的符号是“憨”。这是影片中人们对钢蛋的评价。“憨”在河南方言中有愚钝和傻的意思,同时也表示淳朴和单纯。客观地讲,这个词并不是一个赞美性的词。所以,“憨”属于异项美感中的标出性。“憨”这个符号的标出性,要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憨,既不具备文化稳定性,又不是经典电影主人公性格特征的主流。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文化体系里,憨并不是一种美德。体现在影片中,钢蛋拿着假枪对着路林,动作就很业余,长时间地留给对手很大的空当。后来当路林拿出警官证时,钢蛋依旧真假莫辨,只好询问身边的乘客来判断真伪。这都属于主人公钢蛋缺乏经验的部分,也就是“憨”的部分。第二,憨这个符号,并不是真正表现钢蛋的憨,而是表现钢蛋的不憨。憨的是外在,不憨的是内在。钢蛋从外观看并不是非常精明的人,甚至还有点傻,但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钢蛋是一个懂得动脑的人。这也就是他在公交车上遇到抢劫时,可以拿假枪冒充警察,保护乘客的原因。当然,这个“不憨”不同于传统叙事文学中的主人公特征。传统文学的主人公大多心细如尘、明察秋毫、从容淡定,这是传统文学叙事的非标出性特征。钢蛋的不憨,作为标出性特征,更多的是通过憨的外表来反衬行为的“出其不意”。第三,憨这个符号,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电影的主旨。因为这部电影与教育有关。钢蛋之所以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受教育程度低,背后原因是当地教育资源匮乏,对教育投入少。所以,钢蛋去城里拿教育建设款,是有教育情怀的。这也体现了文艺作品在对人物性格进行塑造时,要使笔下人物不仅具有栩栩如生的个性,而且具有类的概括性,还要有深刻的内涵^[8]。所以,影片中“憨”成为了影片的一个重要背景。

在中国的电影作品中,憨这个形象特征并不少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天下无贼》中的“傻根”。傻根的“傻”和“钢蛋”的“憨”都是标出性特征,但是内涵却有很大的不同。傻根的傻,其标出性的动力性演变方向是“善”,心怀善念,视众生皆为善。而钢蛋的“憨”动力性演变方向是“精”,他会动脑,有情怀,也就是“假憨”。在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傻憨都曾作为标出性符号使用过,并留下了很多经典形象。

虽然“傻”与“憨”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当下农村人物的现实情况,但是“傻”与“憨”的审美标出性却非常有效地反映出了当今农村人物的优秀品质和淳朴性格。就像钢蛋的憨,最终造就了钢蛋的实诚,这个实诚既不是简单的傻和愚蠢,也不等同于人们对钢蛋的印象和评价。这个憨更多地表达了钢蛋具有朴实憨厚的本性,以及他憨厚外表下的富于心计、敢于作为的精神。在《滚动的钢蛋》的审美过程中,“憨”非常明确地表现了钢蛋这一形象的典型性。

二、标出性特征:钢蛋

钢蛋的勇敢贯穿于整部影片之中。从进城时在公共汽车上出手吓退劫匪,到面馆教训小混混,到废弃铝厂追赶劫匪,再到胖辉家的小楼和劫匪搏斗,钢蛋从来没有显示出丝毫的畏惧。其中,钢蛋教训小混混时,对女混混手下留情,显示了他做人的原则;抓胖辉时候用树枝绑腿,体现了他做事有窍门,手脑并用。

钢蛋的勇敢,是整部影片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一是情节发展的需要。整部电影的文学主题是一个现代历险故事。影片中的元素设计包含杀手、劫匪、大量现款。如果在这些元素中匡扶正义,那么主人公必须是一个勇者。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杀手、劫匪之间周旋,使整个故事情节能够顺利发展下去。二是人物形象需要。在钢蛋正式亮相之前,影片已经从侧面描绘了钢蛋太“憨”。憨且勇,或者不憨且不勇,都可以使人物形象在历险故事中丰富起来。唯独憨且不勇,只会封闭历险故事的完成可能性。既然影片在开头已经预告了主人公的憨,那么,这个主人公就必须要有勇。所以,影片通过一些信号强化钢蛋的勇敢特征。比如从片头到片尾,主人公一直说的那样:“我叫钢蛋我怕过谁!”三是影片的主题需要。影片以“滚动的钢蛋”为题,“滚动”是一种动态,“钢蛋”是一个形象感很强的言语符号,象征着强硬。从电影的名字可以看到一个不停奔跑的勇敢的人,或者是无畏地征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的勇士。所以,钢蛋这一人物特征必然不可缺少勇敢的特质,并在具体的情节中,钢蛋的行为表现呼应了电影的主题。

影片中表现钢蛋勇敢性格的符号是“钢蛋”,也就是主人公的名字。钢象征着强硬的特质,蛋在这里暗示着男性的意味。所以,钢蛋,就是强硬勇敢的男人的代名词。但是,“钢蛋”却属于一个标出性的审美符号。第一,标出性体现了影片名的后现代气

质。“钢蛋”是一个小名,而不是大名。以主人公的小名“钢蛋”为电影片名,其实就是突出这种异项美感。在传统的文学文本中,主人公以学名亮相居多,并以学名给作品命名,即便是用绰号给作品命名,也都是取材于某些典故或是历史事件。本片的“钢蛋”,既不是学名,也不是绰号,也没有历史故事作为背景。钢蛋只是村里人叫的“小名”。这个命题是对经典文学文本的解构,对于传统文本命名的正项美感的重构。电影片名张扬异项美感,强调审美的标出性,这种方式符合后现代的思想。第二,标出性服务于电影的题材。“钢蛋”作为人名,充满了乡土气息。这是对影片题材的强化。因为影片属于农村题材,包含大量农村元素,所以,用一个相对“土味”的片名,可以突出整部电影的题材性。与此类似的影视作品有很多,比如《刘老根》《乡村爱情》和《篱笆女人和狗》等等,都是在片名上强化作品的题材。第三,标出性暗示着某种雄性力量。蛋是体现雄性力量的符号,由此很容易感受到电影片名的标出性。影片讲述了一个勇者冒险的故事,需要主人公具有勇往直前的特征。同时,从主题学上讲,影片中的历险情节正需要强烈的雄性符号来支撑和实现。

钢蛋的“钢”意味着钢蛋的勇敢。钢蛋正义热心,无所畏惧,体现了人名与人品的统一。正是因为钢蛋的勇敢,才使钢蛋在与劫匪的对抗中毫不退缩。而且,影片中钢蛋与劫匪的几次对抗,不断将影片推向高潮。钢蛋的勇敢,从审美的角度来讲,增加了影片的“戏剧性”,“钢蛋”之名背后是“钢蛋”之实,带有至关重要的意象化表达作用^[9],使情节更加紧凑,人物也更加立体。

三、标出性特征:透

钢蛋的机智是与钢蛋憨厚外表形成巨大反差的一种特质。一方面,钢蛋面相憨厚,但是他在解决问题时,很少用蛮力。比如影片片头抓羊的戏,钢蛋给羊的四条腿都绑上了木棍,由于大腿无法弯曲,羊也就无法再跑了。在影片中钢蛋抓胖辉,钢蛋也是用了相同的办法,他给胖辉的双腿绑上了木棍,使胖辉无处逃遁。再比如钢蛋与劫匪头目用棍子“交战”,钢蛋坚持往劫匪的手上打,这样劫匪手里的棍子就会掉落。这个机智还体现在钢蛋在公共汽车上遭遇抢劫时,他快速掏出玩具枪,假装警察吓跑了劫匪,保护乘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另一方面,钢蛋虽然有着憨厚的外表,但其内心却是通透而明理的。也就是说,钢蛋的价值观是正确的,不含糊的。钢蛋去

城里拿钱,为的是乡村的教育,这是一件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的事情。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情的重大意义,而且知道这件事情不能有所疏漏。所以,钢蛋穿上了“防盗裤头”,带上了“玩具手枪”。这在影片里也喜剧性地反映了钢蛋内心的谨慎和对此事的重视。

钢蛋的机智,增强了影片戏剧冲突的逻辑性。影片中主情节的内容是钢蛋进城——乘车遇劫匪——下车吃面出手制服小混混——拿钱——被小混混偷袭而丢钱——找到皮包店线索——找到劫匪和建设款。从最开始公交车上的见义勇为,钢蛋一直重复“别看我,看他”这样既能够使劫匪感到震慑,交出抢劫财物,又能防止杀手的反击,一举两得。最终钢蛋不但吓退了劫匪,也吓退了杀手,于是引出了路林寻找钢蛋的情节。在钢蛋与小混混的交锋中,女混混两度偷袭钢蛋,都被钢蛋防住,但是钢蛋不打女人,无处泄愤的他反手开始教训男混混,最终赶走了两名混混。混混对他产生畏惧,所以只敢偷袭他,并最终偷袭成功,引出了钢蛋“丢钱——找钱”的情节。同样因为机智,钢蛋能够记住皮包店老板和他女儿的样子。正因为他对接触过的人印象深,所以才能够抓住唯一一条线索找到工程款的去向,引出了铝厂抓胖辉的情节。在抓胖辉的过程中,由于钢蛋反复利用登高望远和绑腿的方法使胖辉束手就擒,才引出了所有角色在胖辉房子的“群英会”,这也是整部影片的高潮。

体现钢蛋机智的符号是“透”。影片开头,村民提议让钢蛋进城拿钱,有人反对说钢蛋太憨了,村长回应道“心里透着了”,这是具有深意的一句话。这个“透”是钢蛋进城历险的一条主线,凭借这个“透”字,钢蛋克服重重困难,取回建设款,回到家乡。

钢蛋的“透”包含着审美符号的标出性特征。村长说的“透”,是精明的意思。憨和透,是村里不同的人对钢蛋的评价。钢蛋外观是“憨”的,但是内心是“透”的。透的标出性特征,就他人而言是难以察觉的,就自己而言,是心明眼亮的。第一,在文化的稳定性中,“透”一般表现在外,而且还要和美丽的外观相结合。主人公的出场亮相一般都是“秀外慧中”型,而不是被指认为“憨”。第二,钢蛋的“透”,是隐性的透,是心里的透,村长带有自言自语式地评价钢蛋“心里透着了”,其实带有一种自我确证意识。也就是说,钢蛋的“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察觉,只有非常了解钢蛋或者非常通达的人才能发现,这也暗示了钢蛋会有惊人之举。在传统的文学叙事中,主人公的聪明一般都不是秘密,也不难察觉,甚至主人

公的聪明机智已经作为一种非标出性特征被直接设定在人物特质里。不像《滚动的钢蛋》中,这种“透”还要村长这种“高人”指点,才能被人知道。第三,钢蛋的透,不仅仅停留在心机上,而是能够具体地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钢蛋进城的目的,不仅仅是来拿钱,更重要的是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出力,为家乡教育做贡献,“是一件露脸的事”。关于爱情的把握,钢蛋内心对皮包店老板女儿已有“情愫”,所以才会把谈话引入到“带回山里当媳妇”的话题上,并且钢蛋最终收获了爱情。

钢蛋的“透”意味着钢蛋的机智,使钢蛋在处理问题时能够见招拆招,从而推动情节发展。“透”也意味着钢蛋的明事理,在大的方向上,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行为的目的和意义。钢蛋几次遇到困难和阻碍,都是通过自身的机智和勇敢化解,并且正是这种机智,使多个戏剧冲突得以联接,使每个戏剧冲突得以完成,使戏剧表现效果得以实现,也使得作品的主题得到确证。在影片的审美接受过程中,钢蛋“透”的人物特征增强了情节的冲突性和连贯性,使“内容和艺术价值”得到了保障^[10],同时提高了影片情节冲突的完成度。

四、标出性特征:有病

钢蛋的幽默使整部影片增加了喜剧色彩。钢蛋的语言、思维、动作都包含着幽默的特征。语言上,在影片的开始,男混混恐吓钢蛋说,“我一生气,脑子不好使。”钢蛋马上回了一句“你说了,谁脑子好使样了?”钢蛋并不怕小混混,“谁脑子好使”的深层意思是“谁怕谁啊”。憨厚的外表下,钢蛋对混混毫不示弱,但是二人的对话则是一种喜剧的方式。在影片最后的打戏中,钢蛋与劫匪头目进行搏斗,当杨刚上楼救钢蛋的时候,钢蛋的台词是“爷,这货可壮,不过俺俩打个平手”。在一种相对紧张的情况下,钢蛋说了一句有点离题却不乏幽默的话,这些语言有利于将生活化的语言内涵和朴素智慧凝练在人物角色之上,塑造出淳朴生动的小人物形象。^[11]思维上,当钢蛋焦急地等待皮包店老板回来时候,威胁皮包店老板女儿说,“你爸要是不回来,我把你弄到山里当俺媳妇”,后来老板女儿的前男友问钢蛋是谁的时候,钢蛋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快成他男人了。”这些细节已经表现出,钢蛋对皮包店老板女儿已经动心。钢蛋以这样的思维逻辑表述出来,还是颇具笑点。此外,当杨刚提醒钢蛋不要把和女工友去KTV的事情告诉家人时,钢蛋说“放心吧,您这干大事,谁还

没个应酬”,直接化解了尴尬。钢蛋的动作也有很多幽默的成分。比如钢蛋找洗手间的时候,整个人贴在门上敲门,结果发现敲的是靠在墙上的门,而不是通入洗手间的真门;钢蛋要把十万块塞进“防盗内裤”发现根本塞不进去;等等。这些动作,都为电影增加了喜剧元素,使电影呈现出喜剧特征。

情节上,钢蛋的幽默是联接情节线索的润滑剂,也是凸显作品题材的重要元素。因为在快节奏的情节冲突中,这种幽默能够为“人物在不同语境里消除敌意,缓解摩擦”^[12]。从主题学的角度,看《滚动的钢蛋》是一个历险故事,也就是主人公从一个险情到另一个险情的经历。这个过程有时候叙述节奏快,有时叙述节奏慢,为了引导观众审美的代入感,常常在一些情节转折的地方设置一些喜剧元素。而主人公钢蛋的幽默感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点,通过钢蛋的幽默感在情节中的体现,尤其是利用语言、动作、思维等叙述元素,将历险过程衔接起来,使观众在轻松愉快的状态下实现审美过程与情节发展的同步运行。比如,钢蛋看见杨刚身边有很多女性时,笑着问道“爷,这些都是俺奶”;钢蛋被出租车压到脚的时候,他感叹道“还好我的鞋大”。不仅如此,从内容上看,《滚动的钢蛋》是农村青年进城取钱的奇特经历。城乡二元的反差使农村元素在城市的环境中得以凸显。而幽默,则是表现这种反差、增强表现效果的重要方式,就像影片中钢蛋一直重复的“高级防盗裤头”一样,将农村人进城的小心谨慎和缺乏安全感的感受描绘得非常形象。虽然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当代社会,城乡之间的差距和隔阂并没有电影所表现得那么大,但是,影片对于某些元素的放大,恰恰是喜剧创作的基本技巧和处理手段。

关于钢蛋幽默的符号是“有病”。钢蛋进城,很多次被人称为“有病”。第一次是女混混在饭店里说他“有病”,第二次是建筑工人抬门的时候说他有病,第三次是出租车司机问他是不是“有病”。“有病”作为影片人物对主人公的形容,很明显是一个标出性的审美符号。影片中的“有病”并不是身体或者精神上的疾病,这个标出性符号与城乡二元的文化背景相关。农村青年钢蛋进城之后,他对周围环境的认识与城里人的认识有着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城里人对刚进城的钢蛋产生某种不理解或是歧视,于是他们嘲笑钢蛋“有病”。这和文化稳定性中的主人公特质南辕北辙。在传统的叙事文本中,主人公一般处在叙述话语的上端,而《滚动的钢蛋》中主人公却处在叙述话语的下端,通俗地说就是鄙视链的底

端。影片正是通过这种叙述话语的下端特质,实现审美符号的标出性。因为在《滚动的钢蛋》中,“有病”意味着钢蛋的自有逻辑和价值。第一,“有病”是钢蛋对自身价值的坚守。就像小混混赶走钢蛋之后,钢蛋执意要进去给老板付钱,并拿回自己的包。吃饭付钱,这是钢蛋的朴素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钢蛋重新进入饭店付钱、拿包被骂作“有病”。第二,“有病”包含着喜剧冲突,也就是农村人进城后发生的一系列误会、偶然和巧合等等,比如钢蛋问路时强调自己没有穿小猪佩奇内裤,而是高级防盗裤头,甚至还质疑“城里面问路还看裤头”这些偶然性的拼贴式对话,给作品注入了喜剧的元素。第三,“有病”是一种“评价倒置”,这是明显的标出性表现方式。评价倒置就是使众人评价最差的角色成为叙事内容的主人翁,通过其他角色对他的评价,来反向证明这个角色真正价值与大众评价得相反或者相异。换句话说,当其他角色评价钢蛋“有病”的时候,影片要表达的是钢蛋不但没有病,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有病”制造了很多有趣的喜剧冲突,凸显了主人公的幽默,增加了影片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从审美角度上讲,主人公的幽默其实是整部电影的幽默,主人公“有病”的标出性,也是整部电影的标出性。在这个意义上,“有病”这个标出性,在审美上大大地提高了影片的喜剧性。

五、结 语

《滚动的钢蛋》对主人公的塑造采用了很多异项标出性符号。这些标出性符号在情节叙事和审美接受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物的性格特征在标出性审美符号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滚动的钢蛋》的主人公钢蛋,是一个实诚、勇敢、机智、幽默的人。其一,钢蛋的实诚,所采用的标出性特质是“憨”。钢蛋既具有老实淳朴的一面,也具有精明算计的一面。这个标出性审美符号与故事情节发展紧密相关,将故事的一条主情节两条次情节联接了起来,既呈现了故事叙事线索,又与影片的主旨相互呼应。钢蛋的“憨”,在审美功能上增强了主人公钢蛋的典型性。其二,钢蛋的勇敢,所采用的标出性符号是“钢蛋”这个名字。钢蛋的勇敢,带动了情节发展,丰富了人物形象,突出了影片主题。标出性符号“钢蛋”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气质,强化了电影的题材,为影片叙事的完整性提供了支撑。从审美角度讲,标出性符号“钢蛋”增加了影片的戏剧性,使情节更加

紧凑,人物也更加立体。其三,钢蛋的机智,所采用的标出性符号是“透”。钢蛋的机智,强化了影片中叙事冲突的逻辑性;机智背后的理性,又强化了作品的“发展教育”主题和“支持农村儿童教育”的情怀。作为标出性审美符号的“透”,一反传统叙事中主人公“秀外慧中”的形象特征,将“透”的实质表现在每一次的戏剧冲突之中,使多个情节在符合人性逻辑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和完成。从审美角度讲,标出性符号“透”增加了影片的情节冲突的完成度,使情节更加合理,叙事线索更加连贯。其四,钢蛋的幽默,所采用的标出性符号是“有病”,这是影片中其他角色对钢蛋的评价。钢蛋的幽默在情节上的作用是将农村题材电影的幽默叙事风格表现出来,强化了影片题材属性。“有病”,这个符号体现了钢蛋对于自身价值的坚守,体现了影片对叙事的偶然性和巧合性的有意强化,体现了叙事过程中“评价倒置”手法的反向强化功能。所以,从审美的角度讲,标出性审美符号“有病”大大地提高了影片的喜剧性。

参考文献:

- [1]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200.
- [2] 刘俐俐.“正项美感”亦可覆盖“异项艺术”: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导向与底线[J].探索与争鸣,2018(11):95-103.
- [3] 潘公凯.论西方现代艺术的边界[J].新美术,1995,16(1):45-65.
- [4]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修订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305.
- [5] 赵毅衡.文化符号学中的“标出性”[J].文艺理论研究,2008,28(3):2-12.
- [6] 黄文虎.《百鸟朝凤》的文化标出意义[J].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2017(1):131-142.
- [7] 张洪友.标出性与好莱坞电影的“现代战争神话”[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4(6):205-209.
- [8] 杨守森.论典型人物与文学高度[J].山东社会科学,2018(8):5-10.
- [9] 王岩.文学性与戏剧性在电影中的后现代式融合:以《三块广告牌》为例[J].电影评介,2018(12):69-71.
- [10] 周宇阳.探究小众电影的逆袭之道[J].传媒论坛,2018(11):170-171.
- [11] 徐红梅.试论电视剧方言台词的审美功能[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6):167-168.
- [12] 庞好农.从《游回家》探析利维笔下的幽默叙事[J].当代外国文学,2017,38(2):97-103.

(责任编辑:陈丽琼)